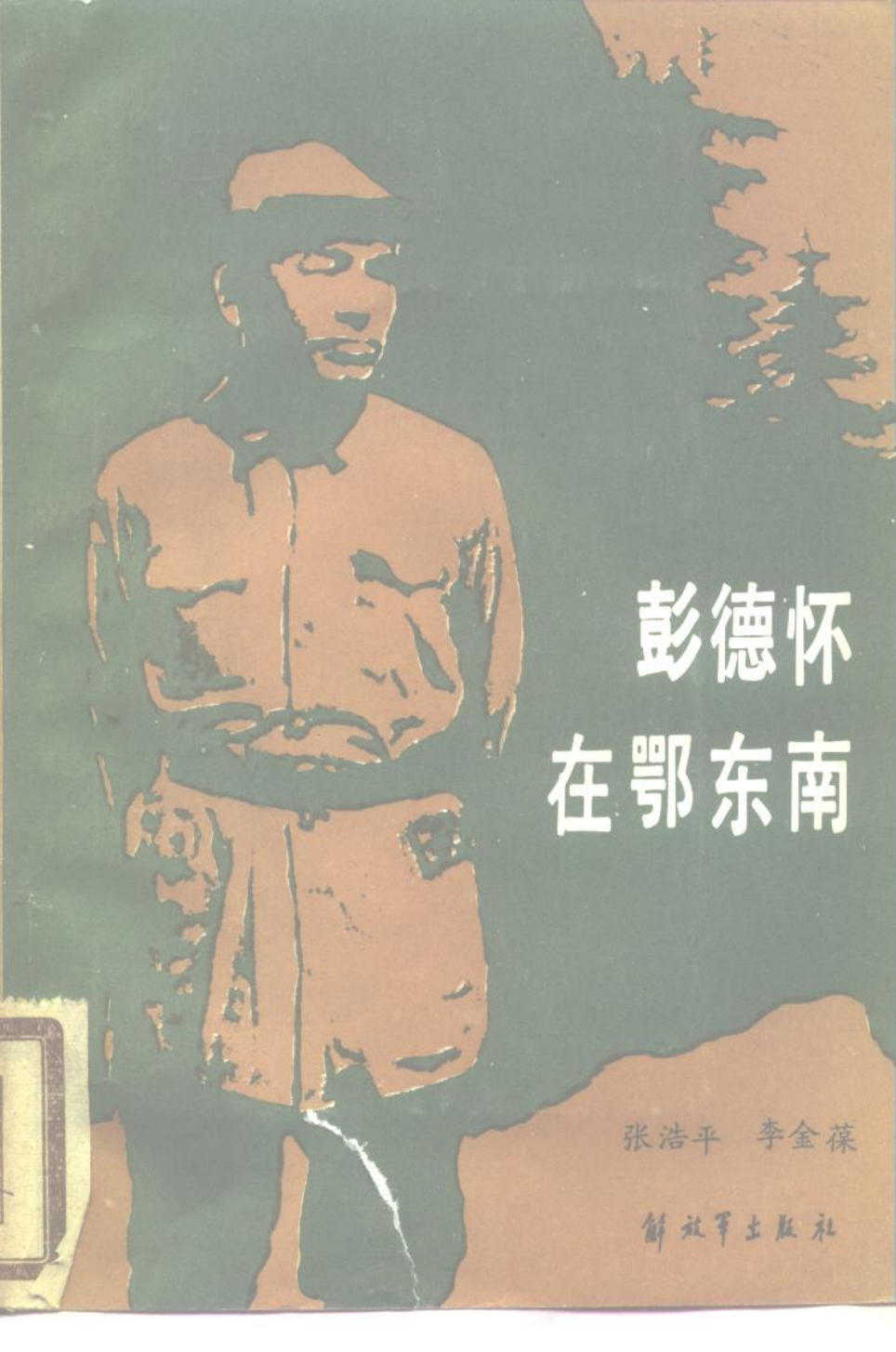




彭德怀 在鄂东南

张浩平 李金葆

解放军出版社

彭德怀在鄂东南

张浩平 李金宝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彭 德 怀 在 鄂 东 南

张浩平 李金宝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八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5.5印张·110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武汉)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86 定价: 0.85元

小 序

当我们翻开鄂东南诸县革命斗争史时，一个伟大的名字——彭德怀，顿时跳入眼帘，浸透我们的心际。她象一块强性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们去寻着他的脚印，去追忆一段珍贵的历史。

一九三〇年五月，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四个纵队由井冈山开进鄂东南。在此之前，红五军五纵队由李灿、何长工同志率领，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北进鄂东南。红五军的任务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打通湘鄂赣和鄂豫皖两大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彭德怀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战略方针。在转战鄂东南的短暂时间内，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正确地分析了当地的革命形势，一方面，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影响；另一方面，坚持以革命武装，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发展壮大了红军和农民武装。身为总指挥的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和部署了一系列的战斗，打了许多漂亮仗。红军由开进鄂东南的两千余人，发展到两万多人。根据中央指示，一九三〇年六月成立了鄂东南特委，组建了红八军，成立了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黄公略任副总

指挥，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在前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彭总的足迹踏遍鄂东南十五个县，他和红军干部战士们艰苦转战，身先士卒，同舟共济；他体恤关心苏区人民的疾苦，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为苏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情。他和红五军的声名传遍了鄂东南。在彭总的指挥下，鄂东南工农武装割据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段珍贵历史，散见于各县史志，而更多的则珍藏在人民的心中。当我们漫步在这一革命的摇篮，访问当地的老人和当年的幸存者时，一提起彭德怀的名字，人们饱含激情，谈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尤其对彭总那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忠于党的事业，关心群众疾苦的赤子之心，总是一往深情，无比怀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彭德怀同志，在戎马倥偬的战斗中是那样的雄才大略，壮志凌云；在具体工作中，又是那样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深入，严肃认真。他既是革命家，又是老百姓；既是指挥员，又是士兵。至今，每当人们谈起彭总时，总觉得他没有死，他的身影无时不在人们的眼帘闪现，无时不在激励着人们去工作、去战斗，用勤劳的双手装点着鄂东南，以崭新的面貌告慰元帅之魂。

为了纪念敬爱的彭德怀元帅，教育和激励新一代，我们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采写了反映彭总在鄂东南的往事，并从中选出十八篇编成这本小册子。由于史料欠全，更重要的是笔者水平低，难免有错露之处，盼望读者和熟知彭总的老同志斧正。

目 录

一、肉豆粥	(1)
二、连心桥	(10)
三、家常话	(18)
四、绒线袜	(27)
五、一担水	(36)
六、活下去	(45)
七、溪水清	(54)
八、笔中情	(64)
九、病房泪	(73)
十、龙港血	(83)
十一、手足情	(93)
十二、大黑马	(103)
十三、回马枪	(109)
十四、取下陆	(118)
十五、斗洋人	(127)
十六、戏群愚	(136)
十七、同志哥	(146)
十八、唱山歌	(157)

肉 豆 粥

六月里，正是农忙，也正是酷热叫劲儿的时候。

大冶县马对圩的山冲里，太阳当顶照着，牛在水里泡着，狗不叫，蝉不鸣，田里沟里的水都晒烫了，腾起一片片白白的热气儿，向着周围散着，向着空中升着，山野田间仿佛笼罩着一层薄薄的轻纱。

自打彭总率领的红五军从江西打过来，冷落一阵的苏区又红火起来。农会恢复了，少共重建了，妇女会又开始了活动，儿童团员又扛起了梭标，在区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的领导下，斗争地主和土豪，分完田地分浮财，青山绿水重见了天日，乡亲们再次扬眉吐气了。村里村外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歌声从这架山飘到那座岭，连白发的老太婆也学着哼哼哩！

快到中午的时候，从马对圩指挥部走出个人，他生得中等个儿，宽肩膀，瘦圆脸，浓眉毛，厚嘴唇，身上穿着灰色的粗布衣，脚上蹬着双旧草鞋，倒背着手，不紧不慢地走着，不时向田里劳动的庄稼人看着，一会儿笑眯眯，一会儿又皱起了眉。

转过一座小山角，对面远远地走过两个人，一个是司务长老李，胳膊上挎着个小竹篮；一个是警卫员小王，手

里拎着个布袋子，他们走得急急忙忙，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灰军装上留下一圈圈汗渍。

忽然，老李和小王停住了脚步，迎着对面的来人，一个立正，异口同声地说：“哎呀，彭总，这么热的天，出来搞么事？”

彭总站在一棵樟树下，拍拍警卫员的肩，拉拉司务长的手，笑眯眯地反问道：“搞么事！只许你们出来啊！”他接过司务长的竹篮看看，是空的，又接过警卫员的口袋摸摸，也是空的，打趣地问：“怎么，今日又要饿肚子哟？”

警卫员瞄瞄司务长，司务长连忙接过彭总手上的篮子，眨眨熬红的双眼说：“不误事的，不误事的！”

彭总哈哈笑了起来，过了会儿，彭总说：“交给你们个任务，有冇得问题？”

听说有任务，司务长和警卫员顿时来了神儿，异口同声说：“彭总，只管说吧，再困难，我们也不怕！”

彭总又笑了。他指指在田里劳动的群众，又指指天空火辣辣的太阳：“你们猜猜？”

警卫员说：“彭总是要我们帮助群众割谷吧？”

司务长说：“老乡莫不是缺少么事？”

彭总摇摇头。神情似乎变得很严肃，指了指田里劳动的群众说：“太阳这么狠，老乡这个干法不行，快去烧些开水来，放上茶，再放点盐！”

司务长和警卫员恍然大悟。刚要转身回去烧水，警卫员突然想起了什么，暗暗扯了司务长一把，回头对彭总说：“烧开水，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司务长还得给大伙准备饭呐！”

司务长吱吱唔唔地应着，接过警卫员手里的口袋。

彭总觉着他俩情绪有点反常，半真半假地看了他们一看：“又搞么事鬼名堂，告诉你们，要食其果哟！”

警卫员看看彭总的神色，以为他猜着了他们的秘密，心里头象揣了只小鹿，直扑咚。他跟彭总好几年了，彭总料事如神的本领，他敬佩得的五体投地。不管什么时候，对敌人，彭总总是了如子掌，牵着敌人鼻子转；就是在平常生活中，在同志之间，谁有了什么思想情绪，谁办了件什么“秘密”事儿，彭总也是一猜就着。警卫员曾悄悄问过参谋们，彭总有什么招，是怎样掐算的？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后来，这话不知怎的传到彭总耳朵里，彭总笑着对小王说：“能掐会算不假，你呀，当心！”从此，警卫员小王虽然没有再嘀咕了，可心中的疑团到底也没解开。今天碰到这件事使小王又在想，事还没办呢，彭总未必先知道了？就是知道了也没关系，知道就知道吧，反正这是我的责任，无非挨顿熊！想到这里，他转身就跑，刚跑了几步，又回头喊到：“彭总，我一定完成任务！”

望着警卫员的背影远去之后，彭总邀司务长一起回总部。司务长心中有事，但又不好直说，一路勾着头，脚步不由得加快了。彭总赶上来，边走边问：“中午吃么事饭啊？”

说到午饭，司务长不由自主地抬头望着彭总。部队自打从江西过来，快个把月了，机关还没有吃过一餐干饭呢！根据地人民宁肯自己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口粮大筐小担地给红军送来，可是彭总不要，他向干部们说，这里虽然是根据地，但老百姓被敌人害苦了，土豪劣绅层层盘剥还不算，白狗子清剿一次抢一次，不但粮食被抢劫一

空，连猪狗、鸡鸭、耕牛也见着就抢。眼下，群众手里是空的，地里的稻谷还没收下来，我们怎能忍心再给群众增加负担呢？就这样，红军不但没有收下送来的粮食，还把沿途打土豪缴获的粮食和衣物大部分给了群众。

粮食不多，部队每天只能捞着一顿干的吃。彭总呢，他和总部的同志，把粮食均给部队，大家天天喝稀粥，青菜里连滴油星也见不着。

司务长看着彭总越来越消瘦的脸颊，心里很不是味。机关伙房就在总部后面，司务长操食，起得早，睡得晚，可彭总比他睡得更晚，起得更早，有时，彭总屋里的灯通夜不息，窗根纸上总是印着彭总高高的身影。他心里不忍，就悄悄和警卫员商量，逢彭总工作到深夜了，就熬碗粥，或者蒸点糍粑端过去，但每次总是碰钉子。彭总不是推说自己胃不好，吃不下去，就是批评他俩不该弄夜餐。有一次，彭总召集区和乡苏维埃的干部们汇报工作，散会时，天都快亮了，他叫醒警卫员说：“弄点吃的来！”警卫员乐得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鞋都没穿好，就去叫司务长，两人一商量，买了老乡几个鸡旦，煮了碗面条端了过去。谁知彭总一看，火了，板着脸说：“谁叫你们弄鸡蛋的，端回去，不吃啦！”警卫员急得差点儿哭出声来，司务长在一旁小声嘀咕道：“彭总，做好了，你就吃吧，下次，我们决不再搞了！”彭总好长时间没吱声，过了会儿，自己拿出个小碗，把鸡蛋全挑出来，用纸蒙上，让送给机枪连的大老杨。他打修水时负了伤，一直跟着部队行军打仗，身体很弱。警卫员端着碗，犹豫着没出门。彭总见此状，口气软了，说了声：“送去吧，给大老杨补补，我没灾没病的，吃那玩艺儿搞么事！去吧，去吧！”警卫

员把鸡蛋端走了，司务长把剩下的面条端去加点热汤，彭总这才笑着吃了下去。

这会儿彭总问到中午饭，司务长心里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他抬起头，目光再次落在彭总又黑又瘦的脸堂上时，下定了最后决心，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这样拖啊，他是首长，是总指挥，我们几万红军的主心骨，他比谁都劳累，都辛苦，我这当司务长的，不能看着他一天天瘦下去！

不知不觉到了总部门口，彭总进去了。

司务长转过身，又顺着来时的路返回去。在那棵樟树下，他碰上挑着木桶的警卫员。

警卫员一见到司务长就惊喜地说：“不用跑了，不用跑了，我全弄到了！”说着用手指指桶。

司务长看时，只见木桶里放着斤把腊肉和黄豆。

司务长高兴地把肉放到竹篮里，又帮警卫员把黄豆倒在口袋里，完了问：“哪里弄的？”

警卫员调皮地眨了眨眼：“你猜猜？”

司务长轻轻打了警卫员一巴掌：“快别卖关子了，多少钱，我去付！”

警卫员这才告诉了司务长。原来，这几天，他们看到彭总连续几天工作，睡不成觉不说，每天的饭量也减少了，心里很是着急，合计着给彭总弄点什么吃的，既叫他挑不出“毛病”，又能补养身子。后来，警卫员听老乡说，用黄豆、猪肉和米煮成粥，很养人，就暗暗和司务长盘算起来。他们想，把肉剁成碎末末，煮在稀饭里，让彭总晚上吃，兴许被发现不了呢！今天上午，他们俩到镇子上转了一圈，没有买到货，回来正巧碰见彭总，两人因此

很紧张了一阵。刚才警卫员去村里烧水，无意中把情况给农会主席讲了，农会主席很热心，一拍大腿说：“你可找到家了。”说着领警卫员跑了几个地方，弄来了腊肉和黄豆。

整个下午，司务长都在厨房里忙乎着。他把肉剁了又剁，几乎成了泥，黄豆用清水泡了，剥去外面的皮，胖乎乎黄澄澄的，真逗人爱。他又淘了米，把三样东西用土罐装了，吊在叉沟上，升起柴火，烧开后用小火煨着。

红红的火苗不大也不小，向上窜起，舔着熏黑的沙罐底子，映着司务长满脸汗珠子。他比打了胜仗还高兴，一会儿跑到门口望望天，一会儿回到灶间扇扇火，一会揭开盖子看看成色。

屋里很快就被香味弥漫了。警卫员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鼻子嗅嗅，做个鬼脸儿，故意嚷嚷道：“煮的么事？”

司务长正沉浸在遐想中，令不丁被吓了一跳，连搅锅的勺子都落在了地上，扭头正要发火，见是警卫员，悻悻地挥挥拳头：“你小子，看我呆会儿收拾你！”

警卫员溜到沙罐旁，揭开盖子，探下身子，就象工兵探地雷看了又看，然后问司务长：“看不出有肉吧？”司务长笑着直摇头。警卫员伸伸舌头，心里得意地说：“彭总啊彭总，这一回，你可失算了啊！”

.....

晚饭时，警卫员端上半沙罐肉粥，若无其事地给彭总盛了一碗，往桌上一放，就要离去。

伏在桌上写着什么的彭总发现了桌上的粥，随声叫道：“过来一下！”

警卫员只好又进来，彭总交给他一封信，要他尽快送到乡苏维埃去。他看着仍放在桌上的肉豆粥，故作没事地说：“我就去送，彭总，你快吃饭吧！”

彭总这才端起那碗粥，用筷子搅了搅问道：“都吃这个？”

警卫员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转身要去送信。

“你等等！”警卫员听出彭总平静语调中的不平静。再望去，天那，彭总正俯着身，用鼻子闻着，拿着筷子挑起一块小肉：“这是么事？嗯！”他抬起头，疑问的目光直盯着警卫员。警卫员习惯这目光，也敬畏这目光。他想解释说碗里根本没有肉，但嘴张不开，他想拔腿往外跑，但腿跟钉子钉在地上一股，怎么也迈不动。他知道，除非不被彭总发现，他若知道了，怎么解释也是枉然。

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讲了这罐肉豆粥的全部经过。他准备着挨一顿熊，那怕挨顿打，只要彭总肯吃一点，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警卫员想错了。

彭总没有发脾气，只是默默地走到门口，又默默地走回来，然后端起那碗粥倒进沙罐里，提着走出了房门。屋里只剩下警卫员，他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想叫，想哭，想发脾气，无奈，他克制着自己，跟着彭总出了门，泪水缓缓地从眼窝里淌了出来！

夕阳西下。晚霞把山野村庄镀上了一层金，闪闪灼灼的，美丽极了。

禾场上，一群儿童在戏耍。穿着破裤叉的，光着屁股蛋的，一个个小脸上灰灰黄黄的，唯独那一双双小眼睛，还闪着一点光亮，那是活力和希望。

彭总在禾场边停下来。他放下手中的沙罐，笑了。霞光照着他那黑黑的脸，照着一道道笑纹。

孩子们认得这位红军伯伯。听他在群众大会上讲过话，在月光下讲过故事，在樟油灯下看他写过字，还搬着他的肩头打过秋千呢！

孩子们围了上来。彭总摸着他们的小脑袋，笑啊，逗啊，整个禾场顿时一片欢乐。

“伯伯请你们的客，好不好？”彭总弯下腰，神秘地指指地上的沙罐。

“好，好！”小把戏们拍着手，雀跃起来。他们各自奔回家，飞快地拿来碗筷。

孩子们在禾场上排好了队，挨着顺序走到沙罐跟前。彭总拿着勺，一勺一勺地为孩子们分着。分完了，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彭总叉着腰，眯起眼，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皮包骨头，狼吞虎咽的样子，他的笑容收敛了，心里好象给什么刺了一下，隐隐作疼。

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孩，奇怪地看着彭总，手中的筷子不动了，从伙伴们中间走出来问：“伯伯，你怎么不吃啊？”

彭总忙弯下身子，他的嗓子似乎被什么哽着：“孩子，伯伯吃过了，你快吃吧！”小姑娘天真地笑了。

彭总直起身子，发现了禾场一端的司务长和警卫员。警卫员的眼睛红红的，脸上留着泪痕，司务长看着孩子们，眼睛呆呆的。

彭总走过去，看看警卫员，又看看司务长，紧握着他们俩的手，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小把戏们吃完了，他们嚷嚷着，用嘴舔着碗，从彭总

身前走过，回家了。

司务长忍不住了。这位年过四十的男子汉，几乎是在哀求：“首长，你总得想想自己的身体啊，你总是这样，我们……”他说不下去了。

彭总平静地笑了。他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象是对自己，又象对司务长和警卫员，深情地说：“我们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将来吗？眼下，群众正在受难，红军这么困难，那罐子粥，我彭德怀能吃得下去吗！”

微风扑面，晚霞送来稻香，鸟鸣划过林梢，山冲在回响，絮絮如语，似乎在无休止地重复着：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能吃得下去吗！

连 心 桥

肖家湾就在云山脚，几十户人家散落落，挨挨挤挤，背靠着茂密的树，面临着浅浅的河。山上有杜鹃，河边有藕塘，春天杜鹃花开了，村后升起一片霞，夏天白荷花开了，村前飘着一簇云。

河东的稻谷熟了，金灿灿的一片，人群在田里忙碌，笑语往河上飘洒，苏区群众第一次喜迎丰收年。

河西的大小禾场上，堆着谷子，摊着谷子，风架上下飞舞，风车呼呼转悠，谷子金水般地流进了箩筐，一担又一担，离开了禾场，回到各自的家，伴着一双沾满尘垢的赤脚，伴着光脊梁上淌下的汗珠，伴着默默无言的笑脸。

河东岸过来一个人，挑着一担谷，象两座小山，平平稳稳地走着。看不见上身和脸盘，只能看到一双脚，穿着草鞋，露出灰裤角。

河水很浅，很清沏，看得见细细的沙粒。河里摆着方方正正的石头，从这端摆到那端，人就踩着这样的“桥”，过来过去，人称这是站石桥。

挑谷子的人看也不看，踏着石头，三下五下过了河。

才上岸就出事了。后头一捆稻子的草腰断了，前头一捆稻子猛地着了地，挑谷的收不住脚，身子往前冲，险些栽倒。回头一看，稻捆散了，散在河滩的鹅卵石上。他站

起了身，看看散落的稻捆，摇着头，嘴角露出一丝笑。

汗水在头上直冒，衣衫上的汗渍一块块。挑担的望见清清的河水，走过去，蹲下来，捧捧水就往脸上浇。

一条湿毛巾从背后扔过来，不前不后，正好落在一捧水里，水花溅起，飞落在捧水人的脸上，头上。

挑谷的猛然回过头，惊叫着：“哎呀，是您，彭总！”

彭总站在散落的稻捆旁。他穿着灰军衣，领口敞着，袖管挽得高高的，右手拿把镰刀，微微地正笑呢！

挑谷的连忙站起身，朝稻捆走来，自我解嘲地说：“在田里捆得牢牢的，一上路就……”

“你这个县委书记啊！”彭总把镰刀朝后腰一插，弯腰拾起了草绳：“还差那么一点哟，讲讲写写有学问，这田里的功夫也深着呢！”他说着，把断了的草绳分开了头，不经意地一捻一搓，草绳结好了，试着拉拉，往县委书记手里一丢：“好了，我帮你捆！”

草绳在地上刚铺摆好，彭总把散了的谷捆理齐了，抱过来，轻轻地放下。然后抓着草绳两头，膝盖压着谷捆，两手轻轻一拧，转眼间，谷捆就竖在了地上。

吴致民看花了眼，被惊呆了，怎么也没想到指挥千军万马的彭总指挥，在庄稼地里，竟还有这么一手。

彭总看出了县委书记的心思，漫不经心地拾起地上的冲担送过去，拉着家常说：“我从小就在地里、田里盘庄稼，六岁放牛，九岁下田，再熟不过了！你可不同，洋学堂出来的，得从头学，从头学！”

吴书记用冲担穿起稻捆，刚要走。彭总又叫住了他：“谷粒子洒了一地，这可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噢！伙计，你得心痛点！”